

早上八点左右，水泥船的马达声突突自远而近地响过来，却是喜欢这有节奏的轰隆隆夹杂在鸟叫中间，散了一散漫漶的安静，虽然安静只是相对的，不远处高架上的汽车声总不免成为背景，但这些都在大城市实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船上站了一位中年男人，船里已捞了一些河里的杂物，应该是每天例行的河长工作吧。水泥船下午有时也会来，三四点钟的样子。船突突远去，平静的小河自然小波动，虽然其实小河已经习惯了每天定时定刻的悸动，但还是激动，水波起，缓缓荡，渐渐停，依依不舍。

水泥船激活的能量大概还不是水波最高过的体验。小木船穿河而过，才是小河的澎湃心潮。小船来时并不定点，忘记它时来一趟，惦记它时不见影。小船确乎是小船，那种老底子的木制打鱼船，不过换了马达启航，不必舟楫。也是船头坐着一花甲男。船舱里像是捕捞的东西，有时看不清，拿了望远镜细

## 一舟远去波心荡

费平

又到了清明祭扫的日子，人们纷纷手捧鲜花与祭品去墓地祭奠亲人。多年来，我们祭扫的风俗习惯一般都是扫墓者除了鲜花、香烛冥纸外，还有逝者生前喜欢吃的水果点心等食品。

其实，祭扫活动只是生者对逝者的一种缅怀形式，其内核还是对复人表达思念的一种情愫。出于对逝者的敬仰，后人何以在原有的方式上做得很好、更妥帖？这需要有移风易俗的理念。

去年有两次在墓园看见与众不同的祭奠形式，一是有几人在墓旁捧着逝者的诗集朗读其生前自己写的诗歌，据说逝者是诗人，在第三本诗集将要出版时病故，诗友帮其完成了未竟事宜；是一位年轻人拿出一只散装的桥梁模型在墓前拼装。原来逝者是一位桥梁工程师，因积劳成疾，大桥还没完工就撒手人寰，如今徒弟帮其完成夙愿……这些有创新意识祭奠形式，既符合祭扫的本意，又强化了对故人的仰慕之情！近日又见一家晚辈拿着手机在老人墓前播放歌曲《茉莉花》，原来他们的父母生前非常喜欢这首歌，于是扫墓时特地播放……

## 灯花

清风朗日本无价，睹物思亲皆有情。用“投其所好”祭奠故人，既贴切又不俗气，这种有新意的扫墓形式应提倡，逝者地下有知，也会含笑九泉的。

我母亲从未从事过园艺工作。她80岁时到上海，与我们同住底楼的边套。因家里有片近百平方米的绿地，母亲对植物的爱好一下子被释放出来了，“买汰烧”之余便在小院和绿地转悠、与也有个院子的邻居谈谈植物。她不忍把树种在花盆里，而喜欢将盆栽的植物种到土地中。我们搬家前想迁走枇杷、腊梅、银杏、樱桃、凌霄等，但她说树与土地亲，便留在原址。

搬到新居后，东有香樟、北有棕榈、南有合欢和红叶李，少了母亲用武之地。但她见缝插针种了月季、百枝莲等。好在新居南边三居室外是天井，有三十平方米，我们便挖出6平方米的土地。母亲不嫌其小，从此在此耕耘。植物也知感恩，家中昙花，只在母亲上午在院子时开花。

黄水仙花朵大且副花冠高，色彩和谐，清香宜人。花谢之后，或许由于叶子类似大蒜，母亲特别用心关照。次年早春，母亲误将它当做大蒜，与大蒜同

辨，却又驶远了。小船确实自远处过来的，顺着小河的两个弯口突突而来，从柳树樟树杉树的河两岸过来，倘若忽略马达声，忽略房子的样式，一时间让人顿生古意，恍惚间看到宋元画中小舟泊岸或流水远去的帆影。很快，小船朝小河的那一头不紧不慢地开去。看小河的水波却是荡啊荡啊地不甘停止。船小，激起的水波密而繁，河流左右来回地波动着，几乎比经过水泥船要多出一倍时间来平复。小船早已不见影，水波竟然还荡漾着。

水泥船是工作，小船大致也是生计，水波荡漾当然是自然现象，然而，糅合起来，作为观看，日常的时空很自然地兼职了审美活动。

中国山水画中，除了大开合的山水，粼粼水波是常见的，却并不简单。不说险峻的礁石激浪，就是山石一侧伴生的一点闲笔，墨线三两弯曲，几点大小墨点，却已然迂回曲折的滩涂。尝见乐震文先生画一幅山水小品，前景的山石松树，中景的滩石树林，远景

的一抹远山，以及夜空的明月，虽小小尺幅，万象俱备。大家的笔墨是不放过任何细节的，树林边看似不经意的一寸见方纸面，乐先生笔下轻轻来回，山涧水波甚或波心涟漪当然已环绕山石而潺潺。水波纹看着容易，不就是划拉几条线拟水波嘛，只有下笔，才感若线条太细，就缺乏力度；若线条不均，不似波纹荡漾。简单的东西里皆是功夫和工夫。陆俨少先生尝言“湖水弥漫广远，水波微动，通常用网巾水来表现。画网巾水线条宜用中锋，一用侧锋即扁。平拉过去，有规则的屈曲，上线曲向下，下线即曲向上，互相连接，组织如网状”。道理归道理，实践则需反复练习，手和笔和墨方浑然有觉知，所谓线条匀细得当，水波飘摇。

几笔弯曲线条，营造水波或荡漾，或汹涌，或平静，或漫卷等多种情境，可谓石涛之“一画”意境，笔下线条，心中情志，乃由现实之水而为纸上之水，并拥有独立的审美时空。想起以“马一角”留载画史的南宋马远曾作过《十二水图》，从“黄河逆流”、“层波叠浪”到“洞庭风细”和“秋水回波”、“湖光潋滟”……也许不能说画尽，至少是满满纸上的水波小宇宙。

## 人走花不开

何鑫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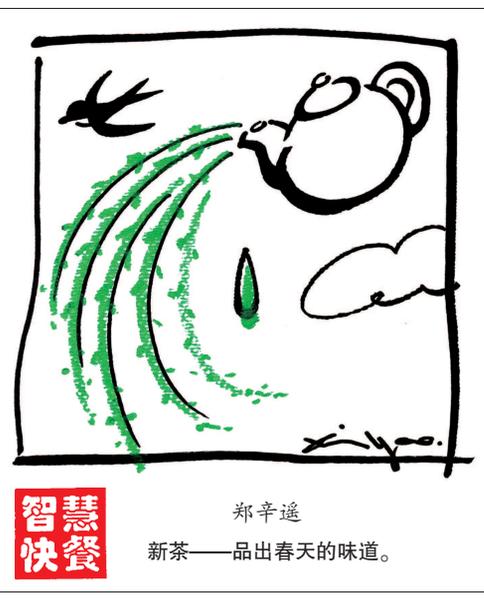
昨夜春雨淅淅沥沥，今天早晨暖阳高照。刚跨进公园，一缕缕春风打着唿哨从耳边掠过，仿佛就在那一瞬间，柳丝绿了，迎春花摇曳出金灿灿的花束，山茶捧出了一朵朵红艳艳的花朵，性急的樱花耐不住寂寞，花枝上挂满了洁白如银的花瓣。于是，我随手“咔嚓”、“咔嚓”，一组春光旖旎的照片就像湖畔扑棱棱的翠鸟，欢鸣着飞进了祥和群。

须臾，群里人声鼎沸，师友建议说，大好春光岂能辜负，照片配诗最佳。话音刚落，才思敏捷的费兄已将小诗呈上：“牵来烟柳垂湖口，捧上红花缀枝头，拍景配诗两相宜，春色不留不

## 雅玩

能走。”他是群里公认的脑筋转速最快者。不甘寂寞的老诗人糜老师紧紧跟上：“谁说春色有似无，园中花满馨香吐，地铺芳草花作檐，彩伞摇动庭中湖。”诗友齐声点赞：端的是宝刀不老。

笔者前几年在报上撰《家有后花园》小文一篇，曾在家居公园附近的邻居群引来不小的轰动，不少邻居还引以为豪地将“后花园”向亲友炫耀。于是我以此为头，涂鸭顺口溜：“散步家中后花园，柳绿花艳波光涟，三三鸟儿鸣亭尖，烂漫春色四月天。”我的顺口溜当然和有童



郑辛遥 新茶——品出春天的味道。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屈原在《渔父》中虽然借渔夫之言如此洒脱，水清水浊又如何，洗帽洗足皆可，我依然是我。不过于屈原而言，虽然明乎此，终究是洁本去来，投了汨罗江。水波一舟，舟上蓑笠翁，与采菊东篱下一样，多为中国画明志归隐的意象图式。现实究竟庭院深，纸上可以清怀梦。

站在阳台上看舟船远去小河波心荡，是日常的片刻。船夫马达突突而过，也是他的日常工作，他应不知他的日常成了楼上人的思绪之源。当然，这是定然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卞之琳诗），人和人互为取景框。但也许也有例外，比如说，水波不语，自顾荡，它才不会理会你看它，水波有着自己的定律。赋予其江湖风云，或潇洒脱略，或隐逸归园，都是人的波荡罢了。

活在当今世，现代人其实都蛮辛苦的，“内卷”

## 回忆的闸门打开了

秦廷模

那天，在网师园喝茶。茶室里很静谧，室内喝茶的还有一对夫妇，我遂与他们聊了起来。他们曾经在贵州061系统工作过，我也回忆起50年前我工作到贵州遵义，参加内迁建设工作，当时是属于一机部的三线建设项目。

漫谈中，我回忆起了许多事情和名字，比如长征基地的朱文源领导，还有遵义义郊区的417医院（大连医学院内迁）。

网师园内黛檐白壁，阳光照在树丛上。游客不是很多，偶尔有一群微友在听老师讲解着典故。

我又想起来，417医院中的泌尿科医生陈遵德，是我舅舅的朋友，我曾经去看望我们住院的厂长时候见到过他；还有邻近的315厂，又叫天津仪表厂，还有长征电器基地……

回忆的闸门一打开，往事就像流水

## 照片配诗春意浓

金洪远

子功的师父不是一个档次，但唱和贵在参与，身为群主的纯粹是抛砖引玉。没有想到，一幅幅发到群里的照片会引来师友如此诗兴大发。弘毅兄对迎春花一往情深，他咏唱道：“迎春花开，陪伴湖的一冬水静。吐露早春的几点清醒，开启绿叶花现的憧憬。”仍是他开设在晚报的专栏的风格，诗意隽永，意境幽深。而女诗人佩君的“春邀你来了，我是否要赴约，看花儿争妍，枝头的鸟儿先入眠。春别心急，我在路上，正拾掇风儿的气息，清新可人，似乎总有一种魔力将我们亦步亦趋追随她可心的诗句走近她描绘的春天里。

真想不到，我们这些老文青对疫情过后的春天如此情有独钟。师友诗作一首接一首，登堂入群。伟忠和云海联袂的诗句禁不住赞叹道：“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也赶超不相让，祥和春色令人醉，晚霞映照更绚烂。”我没想到，群里第一次别开生面的照片配诗，让这些年过花甲和古稀之人，竟有如此勃勃的诗兴。自作多情不才的我以为，真的不必浪漫地吟唱“诗和远方”了，真的不必七兜八兜地辗转探寻春光了，春光在你家的门口，春光在你摄下的镜头里，春光在你和亲友互动的微信里，春光流淌在你的诗行里。

我家有口米缸，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水缸，那时上海的人家很少有自来水的，居民用水到给水管，给水管是有开放时间的，每家须囤点水以防救急派用场。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水缸用来放米了。

那时实行计划定粮，每个月的26号，可以购买下个月的粮食。家中的粮食根本就不够吃，母亲每个月都要找人买上20斤的黑市粮票，每斤粮票是1.80元。现在的人已经无法理解1.80元买一斤粮票是什么概念？那时，大学生毕业以后每月工资40.50元，我们全家8口人一天的菜钱是0.50元！那个时候只有借钱的，没有借粮票的，因为工资有高低，而定粮却是一样的。这天，母亲买来20斤黑市大米，当大米倒入米缸时，我们都围在米缸的周围，我们希望母亲再做一次大灶饭，尝尝锅巴的滋味，解解馋，再说，厨房间大灶的炉膛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火苗了。母亲答应了。我们几个孩子乐坏了，大家冲到厨房，洗刷开了，这情景简直比过年还要热闹。母亲从中午就开始做饭，母亲烧好一锅，我们就吃掉一锅，母亲不停地烧，我们不停地吃，大灶饭的香味在弄堂里飘逸了整整一天。到晚上8点，一清点，竟然吃了15斤！大家都呆住了，这20斤大米是要掺进小米里补贴吃一个月的，余下的日子怎么过啊！无奈之下，母亲让我大哥设计了一张用粮表，全家八口人定粮每月197斤，每顿吃多少，都有严格规定。那时标一特级白粳（俗称大米）不是随便可以购买的，是有比例的。大米的供应计划每月会在米店公布，一般以每人6斤或8斤不等。我们家常常将大米计划让给别人，这不仅是因为小米便宜，更重要的是大米涨价

## 米缸的故事

郑自华

一星期中，我最盼望星期四，因为这天是母亲厂休日，还因为这天晚饭可用3.5斤米，比平时多一斤，而且，只有这一顿饭是真正的米饭。说来可怜，家中三顿“饭”，不是薄粥，就是面糊，好点的是面疙瘩，或是老卷心菜皮烧的菜饭。对于一人一月才二两油、几两猪肉的我，早就练就一顿吃两大碗的本领。那年头，我的肚子除了这些，其他还有豆腐渣、南瓜、野菜。我经常嚷饿，于是我和大弟（1967年不幸去世）轮流分得刮“饭馊”的待遇。一顿“饭”下来，总没有盛干净的地方，我常常有滋有味品尝这最后的美味，真恨不得舌头长得长点将锅舔干净，母亲说这锅都不用洗了，说完眼圈就红了。

上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兄妹纷纷上山下乡，米缸里的米也逐渐到了谷底，于是米缸用来腌咸菜。到了70年代，米缸彻底失去了作用。

现在我家的精致米桶，盛放的都是上好的大米，即使这样，一个月也吃不完10斤。从米缸到米桶，盛米的容器越来越小，食用的米越来越好。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解决吃饭问题，是多么了不起的成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道理，咱过来之人，心里明白得很！

## 不羁的青春

吴伟余

晚霞溜进多情的巷尾，彩灯装饰焦苦的咖啡，甘甜因为澄澈的心底，盛放着浓艳的玫瑰。

炽热的爱意，在吉他的琴弦上迸飞，豪车簇拥时尚的街垒，绵软的情歌裸露心扉，夜风里的蝴蝶结，写意月光的明媚，紫烟飘絮的情影，将年少风流漫溢酒杯。

激情闪耀的镭射，象征沉默的惊雷，人头晃动的身姿，在摇滚的音符里迷醉，迷醉也许是生命节日，舞池轰鸣让生命放飞。

娇柔不羁华丽的纸媒，红唇媲美不语的花开，刹那的邂逅，恰似与流星雨的约会，曾经不羁的年华，是青涩向成熟的预备。

青春在纯粹中纯粹，青春在无悔中无悔。

## 七夕会

秦廷模

七夕的七夕不是一个档次，但唱和贵在参与，身为群主的纯粹是抛砖引玉。没有想到，一幅幅发到群里的照片会引来师友如此诗兴大发。弘毅兄对迎春花一往情深，他咏唱道：“迎春花开，陪伴湖的一冬水静。吐露早春的几点清醒，开启绿叶花现的憧憬。”仍是他开设在晚报的专栏的风格，诗意隽永，意境幽深。而女诗人佩君的“春邀你来了，我是否要赴约，看花儿争妍，枝头的鸟儿先入眠。春别心急，我在路上，正拾掇风儿的气息，清新可人，似乎总有一种魔力将我们亦步亦趋追随她可心的诗句走近她描绘的春天里。

真想不到，我们这些老文青对疫情过后的春天如此情有独钟。师友诗作一首接一首，登堂入群。伟忠和云海联袂的诗句禁不住赞叹道：“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也赶超不相让，祥和春色令人醉，晚霞映照更绚烂。”我没想到，群里第一次别开生面的照片配诗，让这些年过花甲和古稀之人，竟有如此勃勃的诗兴。自作多情不才的我以为，真的不必浪漫地吟唱“诗和远方”了，真的不必七兜八兜地辗转探寻春光了，春光在你家的门口，春光在你摄下的镜头里，春光在你和亲友互动的微信里，春光流淌在你的诗行里。